

聖烏鴉

“蟲蟲是我的！”

“不，它是我的！”

唉，那兩個白痴，又為他們的午餐爭吵了。我從高處飛下來，向草地進發。我的眼睛現在鎖定在他們身上。我張開白色的翅膀，讓陽光從羽毛之間散發出來。那些凡人永遠無法做到這一點，因為我是唯一的“聖烏鴉 Hugo”。甜蜜的老鷹，我是多麼享受成為神。

“爾等視之，朕命斯草為界，”我指著綠草叢中的一條干草，“朕置蟲於界上。其嚮者，為其食。”

蟲子跑到我左邊的烏鴉身邊，我向她宣布：“此為汝食。”

然後我飛回屋頂，讓太陽勾畫我的輪廓。

這就是我異於普通烏鴉，那些可悲凡人之處。余明亮的翅膀享有神性。余體比最大的烏鴉甚大。余喙發出雄壯的聲音。看哪，我將是所有烏鴉的統治者，沒有烏鴉敢懷疑我。但願此景永遠長存。

一天晚上，兩隻鳥兒飛向我們的草原。領頭的是一隻年輕的烏鴉，剛孵化不久。緊隨其後，一隻巨大的白鳥追了上來。比那隻小夥子大一倍，他用爪子刺了他一下，雙翅高舉，將他壓在爪下，喊道：

“爾莫逆逃矣。”

他高高揚起喙，準備一擊必殺。但在中途卻停下來，盯著我看。

我喊道，“朕令汝，解爪下之童。”

當我預計他會發怒時，他露出驚訝的表情。與此同時，他放開了孩子，孩子嚇得不敢動。

“吾弟？”白鳥問，從頭到爪掃視著我。“哦，吾弟，是汝！”他驚呼道：“吾還思己為斯地之獨海鷗！”

這個名詞驚動了我，我咆哮著，

“非熟者啊。爾云“海鷗”？朕為聖烏鵲 Hugo！同胞莫聽其說，斯鳥在騙之！”

那天晚上晚些時候，我在屋頂上來回走動。聽說有人落地。“莫管爾有何言，住口！”

海鷗說：“否也，汝看，吾等體近之。羽翼同白，喙同黃同態，汝請對而較之。”
我不相信，道：“爾瘋矣。”

他跳到我的背後問我：“汝尾上缺一羽否？”

“然。故也？”

“爾左翼疤否？”

被他的觀察驚到，我倒吸一口涼氣，

“汝何瞭？”

他回答說：“看，吾等為胞兄弟。爾破殼數日，余汝戰之。吾拔爾尾羽，啃汝翅翼！後推爾掉巢。這解汝何解健忘。”

他說完，我說：“朕只憶啃某頸。”

“有意思，爾觀斯，”他歪著頸把傷疤指給我看，“斯為吾拔爾羽所獲！此為吾啃汝、踢汝之故！”

聽了他的故事，我問他：“爾從破殼皆暴力之？”

“看啊，Hugo，吾等海鷗因暴力而強之。爾本可成獵者，何解將和平正義供之？來，吾示範之。”

最大的烏鵲現在站在了草地上。抗議着，

“這孩子告訴我們，你和他一樣是海鷗。我們不會被與我們不同的雀類統治！”

為了回應他的反叛，我咆哮道，

“看哪，爾等同胞！朕壯之。朕強之。朕領而佳之。無別鳥能及朕領導之才，尤其是斯鳥。”

我指著他們的新領袖。突然，我的胞兄俯衝而下，將他的喙刺入叛軍的頸將他殺了。然後他轉向我道，

“吾等為獵者。斯鳥為糧。若汝非與吾為盟，則為吾敵。”

其他烏鵲看到他們的新首領倒下就衝向我們，咬我們，用爪子攻擊我們。在黑暗中他們是隱形的，我看不到他們在哪裡。一隻喙從我的背上刺了下來，另一隻刺進了我的心臟。

太陽從東方升起，一名清潔工人走在道爾廳 Doyle Hall 外的草地上，發現了一隻死海鷗。“可憐的鳥”，把它扔進了他的垃圾車。對面的角落裡，兩隻烏鵲正在爭吵。

“蟲蟲是我的！”

“不，它是我的！”

一隻海鷗飛了下來，吃掉了他們面前的蟲子並殺死了其中的一個。一個新的屍體現在加入了清潔工人的收獲。

起草於 2019 年夏

譯於 2022 年 4 月 4 日

By The Sapient Sabre